

流年笑掷 未来可期

一个镯子、一张雕花木床……从前的爱情而今看来依旧打动人心；一曲老歌、一盘磁带……艰苦环境下建立的友谊让人念念不忘；几块列石、一条小船……人生因世事更迭才渐渐丰盈。老物寄托着珍贵的情感，老景镌刻着温情的故事，幸福是比较出来的，今天新鲜亮丽的背后，一定是曾经脚踏实地的付出，正是人们的努力拼搏才让现在的生活更加丰富，让日子过得更加有滋味。岁月改变的是容颜，流年不散的是信念，本期一起来看看那艰辛岁月里温暖的故事。

萤花

□ 刘迎雨

这么说吧：
我也是花朵
没有花朵的清香，没有蝴蝶的环绕
尘世中最矮的花朵

我扎根于指骨，绽放了就不再凋谢
我的存在只要一块巴掌大的盐碱地
日复一日的风吹日晒
我是良善之端，拥有力量之美

它像梵高的《向日葵》
米勒的《晚祷》，能引万物
步入它们应该的路途：
一粒种子会因此破土
一株小麦因此而拔节

我诞生于人类诞生之时
已有百万年的历史，亿万子孙
而他们，谁给了我汗水和血泪
给我带盐的液体
谁都是我的父亲



母亲的雕花木床

□ 姜燕

母亲当年嫁给父亲的时候，结婚的床只是一张简易的木板床，为此父亲一直觉得有些对不起母亲。结婚两年后，父亲砍了家里的一棵老槐树，请工匠给母亲打制了一张雕花木床。据说，这张床工匠做了将近一个月才完工。

据说那时年方24岁的母亲满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看着眼前崭新的床，摸了又摸，看了又看，久久舍不得躺上去。这可是整个生产队里第一张雕花木床呢，它长约2米，宽1.5米，高2米，用老漆漆成了枣红色，闪着幽亮的光泽。床角的四根柱子和顶上的横梁、竖梁组成的立体空间，挂上纱帐后顿时显得房间都充满了温柔的味道。

床的正上方有约0.5米的宽沿，上面刻着牡丹和凤凰的图案，床沿两边各有一扇护帘，镂空雕刻着花鸟，那鸟翎栩栩如生，仿佛要振翅飞出来似的。床的下方挡板上也刻着牡丹和凤凰的图案，床下面还有一条同色的宽约0.6米，高约40公分的木踏板，方便脱鞋上床，踏板的一端放置了一个小床头柜，搁着杯子和母亲的针线篮子。这张床就这样走进了母亲的生活里，陪着母亲度过了悠长的岁月。

母亲在这张床上先后生下了我的两个哥哥和我，又在这张床上抚育了年幼的我们。这张床留下了多少母亲深夜哺乳的劳累，又留下了多少个夏日母亲为我们扇扇纳凉的辛劳，更留下了多少我对母亲温暖的依恋。

母亲喜欢坐在床上做针线活，家里旧衣衫的缝缝补补，一家人穿的鞋子，都是母亲坐在床上一针一线完成的。每到晚上，忙完了一天的活计，母亲便就着床前的灯做起针线活来。有时候不做针线活，母亲也会靠在床上看看报纸、杂志或者电视。一张床，一盏灯，一个人，就是一幅美好的画面，写满了家的温馨。

我们兄妹渐渐长大，母亲的满头青丝变成了白发，雕花木床在时光的洗礼里呈现出一种岁月的沧桑感，它的漆不再鲜亮，有些地方已经剥落，陈旧得如同我已经老去的母亲，可是它依然结实牢固，它在那里，母亲在那里，就仿佛是一首古老的歌谣，可以由从前唱到现在，再唱到永远。

家里装修的时候，我们兄妹想给母亲换一张简洁、柔软的现代床，可母亲说什么也不愿意换，她说睡了一半辈子习惯了。我们知道母亲不只是习惯，而是这张床已经成为了她生命的一部分，它见证了母亲从青年到老的人生，它承载了母亲太多的悲欢和记忆，它还是父亲昔日的一份深情。

都说旧事是有灵性的，就让这雕花木床继续陪伴我的母亲，和母亲一起慢慢终老。多少光阴流转，沧海桑田，有一物始终陪在身边也是件幸福的事。

不经意点开一个音乐网站，有一个栏目叫“九十年代经典老歌100首”，其中几乎囊括了当时风靡全国的港台歌星“四大天王”以及内地当红歌星的演唱作品，那个时代流行的音乐记忆，几乎都在里面了。

每次听到这些曾在青春年少时流行过、挚爱过的经典歌曲，我总是犹如时光倒流般再次置身在那片流逝的时光里，回到了当时所处的环境，重温一份年轻时的心情。

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刚刚参加工作，在浙江省航运公司所属的“浙江805”客轮上当水手，走上海—嵊泗—岱山—定海航线，三天两头班，全年除了集中休假的那几天，其余时间几乎都守在船上。海上漂泊的生活枯燥而乏味，我和其他船员一样，简陋的床头柜上有一只双卡录音机，满满两抽屉的磁带不知被反复播放了多少遍，用“耳熟能详”来说也不为过。那段日子里，每到客轮离开上海十六铺码头，我回到房间一项重要的事情就是按下录音机按键，反复播放、反复聆听那些歌曲，让那些激情的、舒缓的、或忧伤的歌声，灌满原本充斥着咸涩海浪气息的水手房，使我空荡荡的内心不再那么孤独。

在陪伴我度过船上颠簸生涯的那两抽屉磁带中，有几盘是当时船上的一位姓孙的政委（那时1600吨级以上客轮设有



倾听老歌

□ 应红枫

政委一职）送给我的，那位政委为人和蔼可亲！我们几个小年轻常常去他的办公室遛弯，找东西吃。他房间也比我们水手寝室大很多，还有一张柔软的长沙发，坐上去非常舒适，这也是我们喜欢去他房间的原因。后来孙政委不幸因病去世，但我一直忘不了他……

在船工作几年后，我找机会换了新的工作。离开“浙江805”轮的那晚为我

送别的船员朋友们，在客轮上层宽大的甲板上，为我摆了欢送酒，我拎出来一直陪伴我的那台录音机，播放出周华健的那首《朋友》，那盘磁带就是孙政委送给我的。当时我端起送别的第一杯酒，洒在了船舷前沿的大海里，几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船员，都明白我的意思，也都把第一杯酒敬给了孙政委。那一夜，我们听着孙政委送给我们的磁带，唱着《朋友》，喝醉了抱在一起嚎啕大哭，“朋友一生一起走/那些日子不再有/一句话、一辈子/一生情、一杯酒/朋友不曾孤单过/一声朋友你会懂……”我没有什么酒量，但是那一晚，绍兴黄酒加青岛啤酒，我满杯满杯地喝，每一位朝夕相处、相濡以沫的师傅们、同事们、朋友们，我一个一个地敬，直把自己喝得烂醉如泥，在甲板上昏昏沉沉睡了一夜，直到第二天早晨客轮拉响放客的汽笛，我才匆忙起来，来不及整理物品离船，于是又跟了一个航次。

上岸工作后，孙政委送给我的那盘磁带，我一直带在身边，直到十年后我结婚从单位的集体宿舍搬出来时，发现那磁带已经霉烂得粘成一团了，才不得不丢弃。

今天再听到那些曾经流行的经典歌曲，我仍倍感亲切，那些诗意的歌词和美妙的旋律，让我再一次回到过去的时光，回味那些时光里珍贵的经历和那些经历里沉淀下来的珍贵的友情。

岸边人家的“腿”

□ 周芳

去年底，合肥延至我县的地铁3号线正式开通。喜欢新事物的父亲高兴地对我说：“我们坐地铁到你妹妹家去”。父命必遵，我们带上八十多岁的老父亲从县城的站口上了地铁。整洁明亮的车厢，文明有序的乘客，尤其是全程畅通无阻让父亲很是惊喜，要知道几十年前，十里乡邻出行大都只能坐船。

儿时的村庄，位于一条大河埂上。河边人家，都有船只，上街下县，船就是交通工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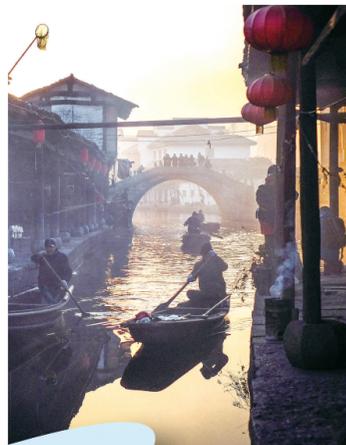
村中男女“开亲”，总会有人问，家有几只船。船是河边人家的固定资产，闲时撒网改善家中伙食，船就是岸边人家的“腿”，顺着河道，可以去想去的地方。

忙完田上活的农户，总喜欢顺着河道一路撒网。那时的河塘都是由着性子地野着，大鱼小虾总有些收获。船靠岸，一笼生鲜便

在街头换点生活用品。

彼时，对岸的临县要比我们富裕些，到“河那边”赶个集，比去热闹的镇上还要有面子。每逢“河那边”逢集时，姑娘小伙大清早就摇个船相约前往，那些半大小屁孩望着河道里陆续驶离的小船，跺着脚，哼唧着也要去“河那边”。“河那边”的集市里有满眼望不过来的热闹，爹妈高兴了，还能扯上一尺花头绳，吃上一只热包子。

两岸人家结婚最是热闹了。婚前几日，河道里会突然多了许多船只——远方的亲戚开始登门。婚期当天，东方还只鱼肚白，岸边的人声、狗吠、爆竹声，就开始欢腾。数只描红带彩的船只于河中来往，河面上嘻闹声、唱歌声不绝于耳……



紧过列石慢过桥

□ 赵利辉

筐里装一双儿女过河，那定是孩子的外婆想她的乖孙娃了。同峪的岁月慢，时间象河中的流水，扯细了流，扯长了流，没断过线。一年又一年，人们就这么踩着列石，从此岸到彼岸，办自己该办的事情。

“紧过列石慢过桥”，同峪的老村长常给年轻人说这话，和年轻人争执起来，又会说：“我踩过的列石比你过的桥还多”。终有一年，峪里的山洪发了，冲垮了大大小小的列石，就连最稳的那几块龟石也



一只镯子

□ 王海

今天，我忽然想说关于一只镯子的故事。

让我心血来潮的起因是一位我熟知的友人为女友挑选了一只镯子。我看着他虔诚地把镯子戴在女友的左手腕上时，我情不自禁地笑起来。友人对我这个微笑表示了好奇，诧异地问我缘由，于是我告诉他们，我见过世上最美丽的镯子，比他的，比任何的镯子都要好上百倍。

那只镯子现在就在小姨的手上，镯子翠绿色的，上面镂着精细的莲花图案。她坐在阳光明媚的午后，搬张竹凳，一个人坐在廊檐下，轻轻地抬起手，在屋梁上倾泻下来的余光中，瞧着镯子上的莲花一朵接着一朵在她左手腕上骤然绽放。

记得在幼年时，我曾试图从她手里夺下这只镯子，现在想想都过于残忍，当时她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尖叫，双手蜷曲起来护住镯子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。这只镯子无疑是她的命。

说到这儿，或许你们都猜出了个大概，我的小姨是个精神失常的人，也就是俗语说的“失心疯”。在她还没有完全疯的时候，断断续续和我讲过一些关于这只镯子的故事，这故事很单调，绕来绕去其实也就是那么一句话：一只镯子，承载了她一生的情和爱。

镯子套住了她的一生，套住了她的命。

江南的五月天，小姨精神好的时候，常坐在竹凳上，从口袋里掏出几块大白兔奶糖扔给邻里的孩子，孩子们围着她，她无比抒情地开始了叙述：“在我年轻的时候哪……我们这儿，喏，就是那边，是一座石桥，桥下有一条河，河边上码头……”她干枯的手指坚定地指着一个方向，苍凉的，有种被遗弃的悲恸。

一个男人把镯子戴在一个女人手上，意味着什么呢？现在看来也许只不过是件很普通的器物，生日或是过个节日送了也就送了。当年呢？应该是庄重和神圣的，一个镯子拴住的不只是一个人，也是一颗心吧。

那是一个不像跑船人的跑船人，做这个行当的怎可生的如此眉目清朗？小姨觉得他与镇上的男人们都不一样，他识字，有见识，总和她说起外面的世界是如何精彩，她一听就乱了心。至于他们如何相爱的细节，我不想多加复述，爱情故事总是大同小异，再怎么修饰还不就是那样：江南，在莲花盛开的季节……

可是他们的爱情只进行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夭折了。他在一次跑船途中遇到了暴风雨，连船带人沉入海底。

他留给她一只镯子，他曾告诉她：他爱她，至死不渝。是哦，至死不渝这个词击中了她，也击中了写故事的我。

小镇又入了黄昏，几家店铺外的灯笼亮了起来，点点灯火将小镇两边的街道连成了一片，听故事的顽童都早早散去，弄堂里人家的饭桌上传出了阵阵菜香……小姨仍坐在竹凳上看着镯子上的莲花纹路喃喃自语：“喏，再过些日子，莲花就开了……”

同峪的年轻人不愿再去摆列石，老村长搬不动了，只得对前来勘察的地质专家诉苦：“他们惜力气，说我为自己把他们当作过河的列石。”

地质专家说：“那就修一座真正的桥吧”。他给省里打了报告，批复下来，同峪人将河里的列石伴进水泥，浇筑成五个高大的桥墩，一座钢筋水泥做的彩虹桥很快就架起来了。桥头立了石碑，镌刻着同心桥三个大字，一座新桥重新将同峪人连接在一起。在列石上滑倒了的娃娃，欢天喜地从桥上跑过；被河水冲走盆里衣衫的妇女，高高兴兴走过桥，去集市上买新衣裳；牧羊的老汉赶着羊群，羊群咩咩叫着到对岸吃青草。一年又一年，同峪的年轻人出门打工，背着铺盖卷从新桥上走出去，年底揣着大把的钞票走回来，但也有人从此不愿再回来。

现在，同峪的河里还有列石，偶尔有留守的儿童去桥洞下玩耍时，才会拣起一块扁石子，朝河面上打个水漂，他们象极了童年时代的我。唯一不同的是，我那时候多了些力气，我能搬动许多块列石，大大小小的，并将它们逶迤摆放到河的对岸。“紧过列石慢过桥”是过去的谚语。桥修的多，河里的列石就少了，列石是个美好记忆。